

论“第二个结合”的三个基本问题^{*}

秦志龙

〔摘 要〕“第二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双向互动、双向提升的“互化”过程：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改造”与“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其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成为现代的过程；另一方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染”与“充实”马克思主义，使其内化为中华新文化之主干、成为中国的过程。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推进“第二个结合”，“结合”本身不是最终目的，而是有着更为根本的理论旨趣、文化旨趣、文明旨趣。切实推进“第二个结合”：从主体之维来看，要着力整合既有研究力量、大力培养高端复合型后备人才；从客体之维来看，要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特别是深度比较研究；从实践之维来看，要坚持实践导向、问题导向，及时科学回答时代之问、实践之问。

〔关键词〕第二个结合；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作者简介〕秦志龙：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①（简称“两个结合”）的新论断新命题。此后，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把坚持理论创新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历史经验之一写进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阐述了“两个结合”之于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极端重要性。2023 年 6 月，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和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又深入阐释了“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简称）。“两个结合”是对“一个结合”的坚持和拓展、守正和创新，更加凸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的文化向度，更加突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形塑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中的重要作用，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理论创新和理论贡献，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高度的文化自信、理论自觉和历史主动。深刻领会习近平“两个结合”重大论断的精髓要义，迫切需要我们深入学习他关于“第二个结合”的重要论述。鉴于此，本文拟深入思考和回答“第二个结合”“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三个基本问题，以深刻把握其科学内涵、时代旨趣及推进路径。这对于我们更加主动有效地推动党的理论创新、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进一步创造新文化、建设新文明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人类共同价值对‘普世价值’的多重超越研究”（22YJC71005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要论述的原创性贡献研究”（CCNU23CS002）的阶段性成果。

^①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3。

一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科学内涵

自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就有一个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思考和探索。特别是历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深化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及“什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怎样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直至建党百年的重要时间节点，习近平正式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创新论断和重大命题。这一新论断新命题，表明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规律性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我们应该站在时代高度而不是历史起点来深刻理解和把握“第二个结合”的丰富内涵。

（一）一阶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

习近平提出“第二个结合”的完整表述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不是直接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或分开论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方面意味着是“两个结合”而不是两个“结合”，“两个结合”是一个有机整体（这不代表不需要单独研究每一个“结合”）；另一方面也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具体实际之间是什么关系？这是深刻理解和把握“第二个结合”必须回答的基础性问题。

对于两者的关系，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具体实际”包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为了凸显“中国具体实际”的历史文化方面。事实上，早在1943年我们党就提出过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

相结合起来”^①的重要论断。这一观点应该说有其道理，是历史地看问题必然得出的结论，也表明习近平“两个结合”新论断有其思想基础、思想酵素。但问题在于，习近平“两个结合”新论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具体实际”并提，两者的关系就不宜再简单地理解成包含与被包含了。笔者认为，尊重历史事实、站在时代高度，“两个结合”中的“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该理解为并列关系。

梳理党的历史文献可以发现，过去关于“相结合”的双方的表述，虽然有细微的差别，但总体都是“一个结合”的表达。结合的一方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普遍真理、普遍原理、基本原理、普遍原则、基本原则、一般原理等提法），另一方使用过“中国具体环境”“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中国的具体情况”“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我国的具体实际”“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中国具体实际”“当代中国发展的具体实际”等。这些表述在不同语境下有不同的含义侧重，但其表达的核心思想是相同的，即：马克思主义作为具有普遍性的科学理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要发挥作用，必须分析清楚中国的实际情况（具有特殊性），将其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应用于中国。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这一方，不论怎么概括，无非是“中国具体实际”（或“中国具体实践”），其相较于马克思主义一方（普遍适用性）而言是具体的、特殊的，突出的是中国的特殊性。因此，过去党的重要文献中的“中国具体实际”之“具体”毋宁说是一种修辞，强调“中国实际”之于马克思主义一方而言的具体性、特殊性。正因为如此，很多学者把“中国具体实际”理解为“中国实际”（省去“具体”），认为其当然包括现实实际和历史实际，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在内，进而也就认为以前的“一个结合”蕴含现在的“两个结合”。^②此种理解简言之，是把“中国具体实际”从广义上理解为了“中国实际”，把其中的“具体”理解成了可有可无的修饰词。

①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0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318-319。

② 参见：刘建军。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1（6）：16-17。

但现在“两个结合”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具体实际”并提，就不宜再把其中的“中国具体实际”作广义理解了，而应作狭义理解，否则逻辑上就不能自洽。所谓狭义的理解，就是不再把“中国具体实际”之“具体”看作可有可无的修饰词，而是把握其实质的含义（或者认为其有实质的含义）。换言之，“中国具体实际”不再是包罗万象的“中国实际”，而是特指“中国实际”的具象内容，即现实（当下）的政治经济方面的情况及自然地理环境，包括社会根本性质、社会主要矛盾、经济发展水平、阶级状况等。因为现实的政治经济状况及自然地理环境相较于历史文化情况来说更为可感、更为显性在场，称得上是具体（具象而不抽象）实际。而“中国实际”的历史内容、文化方面相较而言就不那么具象，可以概括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究其根本，历史上的政治、经济状况不可能保留至今，历史上能流传下来的只能是“文化”（观念文化及其物质载体），因此，历史维度的“实际”只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此，“两个结合”中“中国具体实际”强调的是中国实际的现实维度、政治经济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突出的是中国实际的历史维度、绵延至今的文化方面，两者共同构成与马克思主义一方相结合的“中国实际”。质言之，“两个结合”可以归结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或“中国情况”或“中国国情”）相结合，既包括现实实际、也包括历史实际，既包括显在的政治经济实际、也包括潜隐的文化实际。

（二）二阶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含义

“第二个结合”的双方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那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何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是我们理解“第二个结合”必须把握的基本概念。

其一，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从构词来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组成。在中国语境下，马克思主义有狭义、中义和广义三种不同理解。狭义的是指马克思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即原典马克思主义。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由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经济理论”（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学说”三个部分组成。^① 中义的是指马克思列宁主义。广义的是指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并为后继者所不断发展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关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学说。^② 党的历史文献中对于相结合的这一方也使用过“马克思列宁主义”^③（或“马列主义”），邓小平曾指出作为中国共产党“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④，江泽民补充了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原理^⑤，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2005年补充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原理^⑥。据此来看，“第二个结合”中的“马克思主义”可作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作中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解，可以体现中国共产党人对列宁主义的继承与发展；作广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及中国化时代化系列成果”理解，可以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开拓进取精神及理论自信。而不管作何种理解，其核心内容始终是原典马克思主义。

所谓原理，是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性认识，凡原理皆基本原理，没有“非基本原理”。因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即是“马克思主义在其形成、发展和运用过程中经过实践反复检验而确立起来的具有普遍真理性的理论”^⑦，是对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基本观点和科学方法的集中概括。尽管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外延存在不同看法，但对其内涵达成了广泛共识，强调的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具有科学性真理性的内容，而不包括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个别论断和具体结论。历史地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一个动态概念，具有时代涵

① 参见：列宁. 列宁选集：第2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09-314.

② 参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3：2.

③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7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33.

④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2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71.

⑤ 参见：江泽民. 江泽民文选：第3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31.

⑥ 参见：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651.

⑦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3：3.

括性，其内涵不变，内容却是不断与时俱进、丰富发展的。

其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构造上看，是对中华文化进行了两层限定：第一层，加“传统”，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第二层，加“优秀”，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那么，什么是“传统”文化？什么又是“优秀”传统文化？

首先，传统相对“现代”而言。从时间维度来看，可以把中华文化分为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华现代（当代）文化，“传统”表达的是相对于“今天”之“昨天”或“现在”之“过去”的文化。而文化作为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具有历史继承性，所以传统文化并不仅仅是“过去”的文化，而且还是绵延至今的文化。要言之，传统文化是形成于“过去”且相传至今的文化。传统文化构成特定社会里每一代人、每一个人生活于其中的绕不开的文化条件，发挥着成风化人的重要作用。正如马克思指出：“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①在这个意义上，中华传统文化也可以说是一个动态概念，是一个历史性范畴：1921年的中国有其时的中华传统文化，1949年的中国、1978年的中国、2012年的中国也都有其时的中华传统文化，和之前相比都会增添新内容（构成新传统）。

其次，优秀相对“低劣”或“糟粕”而论。从质的规定性上区分，中华传统文化可以分为文化精华与文化糟粕。这是因为，“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②优秀传统文化即传统文化精华，是五千多年中华文明中能够“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③的精华部分。优秀不优秀，其判断不是主观随意的，而是要经受实践的检验、历史的检验、人民的检验。由此来看，站在新时代的时代高度，从时间之维来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应包括古代的优

秀文化、也应包括近代以来的优秀文化，其核心内容包括“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④。

（三）三阶把握：“相结合”的要义

“第二个结合”的落脚点在“相结合”。那么，什么是“相结合”？“相结合”是过程还是结果？这是我们理解“第二个结合”必须着力阐明的。

首先，“相结合”是过程，是一个双方“互化”的过程。正如习近平深刻指出：“‘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⑤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这个过程包括两个基本环节：一是甄别辨明，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去辩证分析中华传统文化，区分出精华与糟粕；二是改造激活，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去改造提升优秀传统文化，使其得到根本性升华，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展现出时代魅力。其实质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另一方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的中华文化化）。原典马克思主义毕竟是舶来品，“相结合”的过程也是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浸润滋养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其实质是文化化、内化，既是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民族形式（民族话语、民族表达）、让穿洋装的马克思主义变为穿“中国风衣裳”的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也是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去充实丰盈马克思主义文化生命的过程。简言之，是马克思主义内化为中华新文化之主干，形成具有鲜明中国文化风格、文化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的过程。

①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69.

②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 [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13.

③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 [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40.

④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J]. 求是，2023（17）：5.

⑤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J]. 求是，2023（17）：7.

当然，在“互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是处于主导或主动地位的，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现代乃至后现代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要是前现代文化。

其次，“相结合”也是结果。根据结合的不同情况，可以区分出无效结合与有效结合、无机结合与有机结合、低度结合与高度结合、浅度结合与深度结合。有效结合、有机结合、高度结合和深度结合是应然的追求，其意味着双重效果：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获得“民族形态”；另一方面，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由马克思主义的“过滤”与“提升”成为“现代的”、获得“现代形态”。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相结合”的成效（实然），不只是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内容”与（民族）“形式”的统一，更是促成了马克思主义由“外在”的理论变为了“内在”的文化，创造了一种新文化、形成了新的有机统一的文化生命体。

最后，“相结合”是一个持续不断、不断深化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追求新结果、走向新境界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博大精深，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是一个已经完结（结束）了的过程，而是一个需要继续深入推进的过程。不断实现两者更有高度、更具深度的有机结合，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新的实践基础上达致新境界，这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荣使命和庄严责任。

二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时代旨趣

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结合”本身不是最终目的，而是有着更为根本的旨趣或追求。我们至少可以从理论、文化、文明三个递进的维度来把握“第二个结合”的时代旨趣。

（一）理论旨趣：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首先，从理论向度来看，新的征程上坚持和推进“第二个结合”的根本旨趣在于“开辟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我们立党兴党、立国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但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穷尽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恩格斯晚年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①，“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②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各国的发展史表明，马克思主义只有本土化才能落地生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新发展的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中国化，才能深入人心。一部中国共产党推进理论创新的历史，既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现实实际相结合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历史文化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在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运用中国成语典故、神话故事、俗语俚语阐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辩证法、唯物史观，创作出《实践论》《矛盾论》等名篇佳作，提出“实事求是”（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等脍炙人口的融合话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第一次飞跃。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先后创造性提出了小康社会、和谐世界等富有传统文化韵味、彰显马克思主义价值追求的新理念新主张，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新飞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创造性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全人类共同价值、全球发展倡议等贯通古今、融通中外的新思想新战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新跃升。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每一次跃升都促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

前进道路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棘手的全球性问题、我国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等

^①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62.

^②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91.

都对理论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党推进理论创新的任务不是更轻了，而是更重了。面向未来，进一步科学解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形成为人民所认同、所拥护、所喜爱、所拥有的创新理论，既需要我们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也需要我们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只有我们更好从马克思和孔夫子那里汲取智慧和营养，只有我们更富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更有力地推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我们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统一的理论思维，坚持追求真理与实现价值相统一的实践智慧”^①，更为有效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结合起来，发扬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不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

（二）文化旨趣：创造属于新时代的新文化

其次，从文化向度来看，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推进“第二个结合”的根本旨趣在于“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②。

文化与理论既有联系也有不同。文化是一个更大的范畴，狭义的文化特指观念形态的文化或精神文化，广义的文化还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理论是成体系的思想，往往构成观念文化的思想内核。回顾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可以发现，中国的仁人志士很早就开始了自觉或不自觉的新文化探索。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把近代中国人对新文化的追求推向了高潮。但新文化之新不仅是形式之新（如新文学使用白话）、观念之新（如“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科学），关键还要有思想之新、理论之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苦难的近代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的伟大觉醒中应运而生。中国人民从此找到了科学的新思想、新理论，拥有了真正的主心骨。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便把“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新文化作为自己的

使命”^③，开启了建设新文化的历史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明确提出“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④，并领导建设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接续探索，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质上也是一种新文化，她源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所孕育的优秀传统文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根据时代发展进行了新的文化创造。无论是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都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文化上说，就是要继续伟大的文化事业、创造属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新文化，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汇聚丰沛强劲的文化力量。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保持开放包容，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结合中，在中外文化的积极交流互鉴中，在守正创新中，建设强国时代的新文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形成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文化大格局大气象，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三）文明旨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最后，从文明向度来看，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推进“第二个结合”的根本旨趣在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文明与文化也是既有密切联系又有显著区别的范畴。文化作为社会历史概念，是与经济、政治相对而言的，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并反作用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而文明与野蛮、愚昧相对，是标志社会进步程度和开化状态的范畴，“是对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积

① 孙正聿.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活的灵魂”[J]. 哲学研究, 2023 (7): 11.

②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J]. 求是, 2023 (17): 11.

③ 习近平. 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2.

④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663.

极成果的整体性概括和正面性评价”^①。回顾人类文明史和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历史可以发现，中华文明既是四大古文明（起源性文明）之一，更是唯一一个延续至今没有断流的文明。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曾经遭受“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②的危险处境，中华文明曾经面临中断的危急时刻。挽救民族危亡、复兴中华文明的重任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肩上。一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既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探索史、文化创造史，在更高意义上也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赓续中华文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是古老文明现代转型的艰辛探索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西方现代文化关系的认识，更加自觉自信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开辟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五大文明”协调发展，塑造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深刻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③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开辟出来的，也是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生长出来的。中国式现代化，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是文明断裂而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再版，也不是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翻版。作为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对中国来说，其是我们仍在建设中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文明），对世界而言，其是我们为世界文明发展贡献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文明成果，其既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

实际相结合的结果，更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坚持“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就是要继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以新的更大的文明成就引领人类文明进步潮流。我们要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脉络，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从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那里汲取养分，在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中获得启迪，进一步建设彰显中华文化主体性、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先进性、代表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使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更加成熟有范，成为社会主义文明的中国形态与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的完美结合体、有机统一体，使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涵更丰富、轮廓更清晰，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文明贡献。

三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推进路径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宏大的理论工程、文化工程，是永无止境的文化事业、文明事业。中国共产党人经过长期摸索、艰辛探索已经找到了“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这条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由之路，已经取得了“第二个结合”的阶段性重大成果。面向未来，要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切实推进“第二个结合”，实现“第二个结合”的新深化和新升华。

（一）主体之维

首先，从主体维度来看，要着力整合既有工作力量特别是研究力量，大力培养复合型后备人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不是两者能够自为实现的，也不是轻而易举

① 刘建军.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J]. 中国社会科学, 2023 (3): 63.

②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4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2: 4.

③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4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2: 315.

就能实现的。两者的有机完美结合离不开自觉能为主体的（人），离不开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积极和充分发挥。新的征程上，推进和深化“第二个结合”，关键在人，首要在人才。一方面，要着力整合“第二个结合”涉及的研究力量，发挥更大效能。做好“第二个结合”工作主要涉及两支力量、两个队伍，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一个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者。这两个群体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进程中都曾经发挥过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但时至今日，客观地讲，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者之间仍然存在着很大隔阂与疏离，很多民族传统文化研究者不愿研究马克思主义，很多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也不勤于钻研民族传统文化，出现懂传统文化的不懂马克思主义、懂马克思主义的不懂传统文化，甚至讲传统文化的要马克思主义退场、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不关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怪现象。深入推进“第二个结合”，迫切需要改变这种现象和状况，迫切需要整合既有工作力量和研究力量，可以通过机制创新加强两个队伍的交流互动，乃至形成研究合力，促使两个群体相向而行、携手并进、创造性工作，共同为推进“第二个结合”贡献才智。

与此同时，应该改进与完善人才培养模式，要着力通过多种渠道、多样方式培养既真懂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又深谙优秀传统文化的高端复合型后备人才（既有深厚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又有深厚传统文化素养），如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相关学科（如“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二级学科）的本硕博人才培养中加入更丰富更高阶的传统文化课程，在“中国史”“中国语言文学”“中国哲学”等学科中设置中高阶马克思主义理论类课程，为深入推进“第二个结合”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撑。

（二）客体之维

其次，从客体维度来看，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入研究。两者结合的程度及效果与主体对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把握深度直接相关。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入研究，脱离对马克思主义精髓要义的真切把握、对中国传统

文化精华的深刻理解，实现“第二个结合”就是空谈，推进“第二个结合”就是虚妄。新的征程上，切实推进“第二个结合”，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是基础性工作。一方面，要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实践的深入和科技的进步，我国理论界不断深耕文本、返本开新，在实践与文本的互释中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理解。今后，我们既要继续做好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经典著作的翻译和研究工作，也要做好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阐释工作，尤其要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应进一步分析哪些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进一步提炼中国共产党人的原理性成果，进一步阐释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理性贡献。

另一方面，要加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应全面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深刻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的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特别是要开展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全面深度比较研究，既要深入比较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也要深入比较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流派如道家文化，进一步提炼两者的契合点，在深刻把握两者异中之同、同中之异的基础上，明确两者进一步结合的新空间。

（三）实践之维

最后，从实践维度来看，要坚持实践导向，坚持问题导向，在回答时代之问、实践之问中推进“第二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仅是一个理论性很强的工作，也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工作。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深入结合，不仅需要深度耕犁“文本”、系统整理“典籍”，还需要关照社会现实、聚焦时代问题、回应实践呼求。当前，“两个大局”加速演进、深度互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整个世界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全球性问题，我国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领域也都面临新的时代课题。我们必须坚持实践导向、增强问题意识，以我们

正在大力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心，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最终实现，聚焦新征程上“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①和党的建设面临的严峻问题，在认真聆听时代声音、及时回应时代呼唤、科学解答时代新课题中推进两者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深层的而不是肤浅的结合。

结语

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第二个结合”既是回望过去的经验总结，也是展望未来的规律揭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百

年成就史表明，没有“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成功推进，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开辟与发展，就没有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开创与拓展，就没有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新的征程上，我们要深刻把握“第二个结合”的科学内涵和重大意义，以高度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推进“第二个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创造属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新文化、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强国，不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文明发展贡献更多中国智慧、更好中国方案！

On Three Basic Questions about the Combination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with the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QIN Zhilong

Abstract: The second combination is the process of “mutual transformation” between Marxism and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On the one hand, it is the process of Marxism “promoting” and “activating”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o realiz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and to become modern.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the process of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mmersing” and “enriching” Marxism to make it the backbone of Chinese new culture and to become Chinese. In the new era and new journey, we adhere to the second combination. “Combination” itself is not the ultimate goal, but has a more fundamental theoretical, cultural and civilization purport.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second combi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bject, we should integrate existing research forces and vigorously cultivate high-level tal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bject, we should deepen the study of Marxism and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especially the in-depth comparative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ctice, we must adhere to the practice-orientation and problem-orientation, and scientifically answer the questions of the times.

Key words: the Second Combination;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bout the author: QIN Zhilong, lecturer and master supervisor of the School of Marxism,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pecialist in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and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①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20.